

記

晉

陶

潛字淵明
柴桑人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復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常德文徵

卷二

一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復問津者

唐

符 載字厚之

蜀人

黃仙師瞿童記

朗川桃源桃花觀南岳黃洞源居焉有弟子姓瞿字栢延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歷四年庚寅歲自辰巽來稽首宇下願蔭道域厠役隸之末位仙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修朝拜之禮攝齋莊之色焚香搥磬叩頭擎跪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偕往仙師曰靈

常德文徵

卷二

二

仙之府必在左右然尙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卽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領至襄陽市闐闐之下齊人浩擾則瞑目不視神氣醉泥返至道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朴散壤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履以詐相尙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將逝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稽於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於鶉首復近於茲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卽聽遣室有同學道士朱靈辨者恐童子精神憊懦爲邪妖所攻將欲載筆符禦之童不懌且多傲詞云他辰相見在降裏

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從樹傍滅沒化去有聲
隆隆如風飄雷震辨怪愕失次馳告鄰落其四圍索之千巖
沉沉漠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盛自道中拖
腹橫據勢不得近次至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地上折弱
篠八枝縱橫插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先是未潛景之
日割芝圃間獲珉石圓大如五銖錢明瑩可愛跪而投師曰
此秦客所遺碁子也幸加秘護後有符契仙師靈辨狀之不
昧惜向時無斷俛然發篋復覩故物其慙愧慕望者可勝言
哉後經時白晝假寢幻罔而至備申摠衣之敬診其容態但
以承事尊上爲疲耳至於日者之約無替焉仙師以建中元

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霄峯下古壇石室高駕顯氣載弱
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話精微之際得聞此事太息良久自
感悟曰神遠人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
人之世百骸六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巖洞
是慕彼秦人之宅尙得而往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
之以渾元守之以太和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神舍於素
窈窈冥冥中含至精方將入天地之門游化初之源磅礴萬
物不見其朕豈鸞鶴之馭而滿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尙
淹留塵世天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札瘥天
昏之患使布陰德大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風波之民

不能自拔泥淖繼芳金籍徒以區區文字紀其糟粕不亦悲
夫然庶示於好事者其爲起予之地耳貞元元年八月二十
日符載記

舒元興

東陽人

錄桃源畫記

四明山道士葉沈襲出古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
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趨流勢與江河同
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
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
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標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

補德文徵

卷二

四

毳有鸞青其衿有鸞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
僂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岸門細露室宇
霞檻繚轉雲澄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日月文章岸
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金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
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千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
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水壇自頂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
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
服手鼓短椎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畧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竒鶴情閒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覩自覺骨夏清
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妙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

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
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
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
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宋

曾

鞏

字子固
南豐人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
湖屬於陽山者曰馬湖也陽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
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

常德文徵

卷二

五

步有泉出於兩岸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爲橋
於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
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
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
之下上緝於深而逐鱸鮓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
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
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
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
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
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

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
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
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
頌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戀祿之人可
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
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
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
而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
於歸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陸九淵 字子靜
金谿人

常德文徵

卷二

六

新建武陵儒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所
以爲聖哲也氣有所蒙物有所蔽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斲
而天命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鄉舉里選
大比以興賢能所以陶成俊髦將與共斯政事也學校庠序
之間而其切磋講明者可以捨是而他求哉易之窮理窮此
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
學者誠知所先後則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
緒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後世之士有志於古然
而苦心勞身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

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學縣旁有勝地地有故基
蓋昔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迷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
於蕪翳之中而創學焉凡學之首役無異民家之爲既成規
模宏麗遂成武陵壯觀則林君之政可知矣於是乎記

鍾蜚英

轉運使

重修常德府儒學記

今天子卽位五年海內嚮安人文蔚興庶幾乎先代化成之
盛矣惟重湖以北詩書之韻間有鬱而未暢者念常武故阜
凌潛藩自二管而後聲容弈弈不墜一日朝丞相御史慨然
曰子有臣日升昔所親擢第一義擊賊曉之有聲氣不法者

常德文徵

卷二

七

撫柔此土舍之孰寄則撰日下丞相出左符命之曰昔守穎
象秀水斗門是以有玉帶河之號汝爲同姓往卽乃封撤哉
既至寬征薄賦利害之事以罷以行人用丕又洞花水芷各
有德色乃訪舊典崇學校乃堂乃殿乃廡乃門樓閣翬飛山
川改色流祉發祥日月大異是歲提南宮三人辟雍二人信
哉人文貴作興地靈貴宜發也天子嘉公治狀陞湖北常平
使者領郡如故書來請記蜚英以爲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
也唐設科取士若孝廉若明經猶彷彿乎鄉舉里選之意而
士之志於苟得者往往擲歲月於時文帖牌之間末流患失
之弊誤君誤國有不忍言者我朱龍興周程張朱輩出風動

波隨學校之士非四書不讀非性理不談陋視漢唐矣然而
爲意上達而或忽於下學未能應對進退而或自詭於精義
入神於乎伊洛立教豈如是哉常武素爲守節禮義之國吾
黨之士挹沅波而會意翫陽翠而醒心尙友求仁夙夜儆戒
敦倫砥行異時奮興於以扶國家方輿之運而壽其道於無
窮是無愧於三代之學也

元

史節翁

見常德舊志

新置大成樂記

至大三年春郡監哈珊公拜命朝散大夫再鎮常德會憲臣
常德文徵

卷二

八

建言請以加封先聖大成詔書頒天下學校刻之於石儀曹
是之符下公再拜曰此曠古之盛典也僉憲粵屯忽都祿奉
訓敬書而鑱焉跋以穹龜覆以華椽金章炳煥觀者敬聳慶
成之暇僉憲謂公曰子爲郡百廢俱舉茲大成有碑而雅樂
未作余廉察湖右諸郡備此多矣鼎爲文物之邦曷不講而
行之公慨然進諸生日夫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今
祀用俗樂非所以嚴尊事也倣古制爲大成樂以供祀事何
如皆曰唐自開元祀夫子用官縣宋願降樂圖俾隸習用之
意甚渥也洪惟國朝屢下明詔欽崇廟學度越前代醴幣盥
薦而淫哇是奏厥聲嘈雜閱歲茲深莫能振起公規而創之

斯次之幸也公曰是不可緩委郡之沅陽書院山長謝學
路學錄李英董其事乃鈞深致遠訪泗石考古澤今卽學模
治不急不徐以次而舉爲特磬特鍾各一縣編鍾編磬各一
甄簋之設樹羽崇牙氣象淳古規制精密公又謂樂有器而
聲無形搏拊合止高下節奏是必有師或謂往歲平遠趙公
置樂於潭嘗以音律授之澧士張正宗迺束書致幣延之於
學籍俊秀子弟四十二人教以凝安和之曲以下凡十三奏
公日歷泮水載色載笑適觀厥成躡半載而春祀用戒宿縣
上下有序質明將事曼音旣作金奏乃宣歌聲樂聲交唱備

常德文徵

卷二

九

舉鏗鏘皦繹八音克諧洋洋在上神若來格澹泊而雅正雍
容而彝愉使粗厲嚙殺之意忘而齋莊易直之心生信乎樂
之善美也竣事公謂盍有以記之於惟夫子之德孟子謂之
集大成至矣盡矣木鐸世教日月六經凡人倫之不紊名教
之未墜皆夫子植立人極功在萬世者也樂用大全備虞夏
商周之制宜矣有若日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宰子則曰
夫子賢於堯舜程子釋之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此語
事功也豈非羣聖人一時之功未有若夫子萬世之功乎故
記禮者之論樂有曰名與功偕者此也世之居官以期會簿
書爲急公歌泮水之時留意乎此參稽以成雅樂古聖有光

其有功於吾道孰有如公之至者漢益州刺史王襄僅爲宣
帝中和播之青史以今視之襄輩何足擬此武陵星野上直
器府人多好音公以正樂示之一機之妙風俗必有轉移者
公之政績不書而作樂由知爲政之本蓋公父祖世爲達官
得之見聞者有素故能好古博雅如此吾黨之士來遊來歌
獲聆古樂體公之心興詩立禮以造乎成樂之域不負聖朝
樂育之美此則公之微意也於是乎記

王儒真

見沅江
舊志

楚貢亭記

禹貢九州之物凡一州所有不復識別其用在一州百有產

常德文徵

卷二

十

有不產者則分繫某地如睢陽之桐泗濱之磬九江之龜是
也荊州包匭菁茅未指實所在蓋以南國多材原無定處宋
祥符中封祀泰山遣使求之不得沅民王皓年逾八十能辨
其茅一莖三春芬芳殊甚爰用解進奉勅賜王皓雙帛擢岳
州助教其茅遠處額貢先是縣建蕭梁時治洞庭之西曰喬
江隸岳州至是改隸鼎州曰沅江而遷始於今地縣宰因卽
治東南構亭曰楚貢亭每歲於內拜貢其茅本朝初官徙其
亭於縣南一里江水之南湖北道廉訪使命事白貢作記遊
客頌詠誠可嘉焉斯茅產於沅江之陵著乎神禹之貢每春
始官督工裁之及夏遣使督採三千莖濯以江漢暴以秋陽

命編。正鳳。精黃羅。袂虔恪。包匱設香。焚拜送。委官送之於京。以爲縮酒。用其後。遭兵燹。亭碑煨烈。感慨係之。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措諸地。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嗟乎。聖人制禮。上以承宗廟之祀。下以摠致敬之忱。昔管仲以齊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春秋猶偉其功。今沅江楚貢之設。其亭已廢。其名固存。恐後之君子。久而昧構亭之始。貢茅之意也。爲記之如此。

明

張師鐸

武進進士
知常德府

重修沅江縣學碑記

常德文徵

卷二

七

古之祀孔子者。有廟無學。祭享奠幣。以著不忘神道。設教而已。宋元豐間。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如常儀。而縣士滿二百人。始中律。王制自京師。達蠻夷。莫不建學校。立官司。聚生徒。宣布功令。而以予所覩。記通都大邑。佛老之宮。丹青彫刻。翬飛鳥革。而吾夫子之廟。聽其黍離。鞠爲茂草。或行其庭。不見其人。博士具員。一切曠僚。不問有司。所務健刀筆。肥筐篚。飾厨傳。媚要津。蓋絃誦之絕。講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於茲矣。沅江漢益陽地。梁藥山地。幅員五里。不能當古附庸之什一。其民耕漁。食力不見異物。而遷其章甫。縫掖之儒。進退翔濟。雍雍准古。繩尺不失尺寸。獨是宮室寢處。不

習機利令素絲委蛇之署庠下湫隘遑問其他太倉張侯以
名門貴介家有縣譜請以牛刀割雞之意初至謁廟愀然動
容是當改作何舊貫之仍爲會邑初離湯火從政者新勞而
未信將無爲厲期年政通人和經營謀始乃肯堂構乃治路
坊乃堅甍滴乃飾桷榑乃嚴班位乃庀豆登竣事不扶一人
而新廟弈弈寢成孔安夫子之牆數仞沅之人於此共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矣落成之日教諭施必準諸生朱善等謂
予實與聞且侯之鄉人也又守鼎好義若渴屬予書而登之
文石子謂此一役也有三善有四難請言其善古無地而不
設學也無人而不向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閻同巷巷有門門

常德文徵

卷二

十一

有塾上老坐右庶老坐左餘子皆入學出入察其長幼揖遜
之序州長正月之吉黨正四孟之吉讀法飲射而教之沅雖
小寧左次於塾黨天子命我富而教之善事利器居肆成事
以報簡書善一也士無徒步取富貴者無不由郡邑庠序學
校起家而一若蘧廬棄同遺核伎巧工匠莫不有師崇事無
射祭海先河或原或委侯斬艾蓬藿旣作頌宮章志貞教如
臨父母師保以酬在三善二也教者民之風雨也不時則傷
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不節則無功孔子作春秋門臺雖微必
書以重土木故僖公修學以不見於經爲褒而又采頌聲茂
昭明德侯痼瘵乃身無所不慎而且措其固陋資之文明上

律天時誦法孔子興不得已之役開大有爲之先以刑民力以振士風善三也雖然竊有難於侯楚俗之所難者議論多而成功少勇掣肘而快慈惠喜踴沓而惡質任急出令而緩考成非直此焉已也邑故無小邑小則田賦之登必儉而斥費難邑小則土著之業必織而擅施難邑小則金矢之輸必艱而拮据難邑小則物力必多苦窳工師備保雜作必多偷惰而綜理難侯不奏報於諸司不乞靈於三老不程材於歲月之泐不借潤於奇羨之緡廉不言貧勞不言苦而廟貌肅清如未嘗作整而暇精而治可謂賢矣學新於萬歷戊午之十月其明年己未侯卓異著聞調繁桃源而予記成侯名醇

常德文徵

卷二

七

儒蘇之太倉人癸卯科鄉進士佐畫者教諭施必準訓導馬亨然效勞者典史彭本忠適觀厥成始得備書

郭正域

益陽人

霍侯鼎建儒學記

沉學之初創也鄰縣右而南向遷改不一嗣後遷於故墟移向爲西焉規模狹隘制多缺畧迄今六十餘載傾頽剝落殿廡僅存勅階藿侯來合是邑旣蒞事謁廟覩而感焉以崇建爲任顧念役興費鉅帑無羨蓄而雅不欲煩民逾年政旣成矣進諸士與形象家言而申畫審基卜焉而獲其吉宜並縣而差後僉曰景泰而上古道之遺也乃捐俸百餘以倡而儉

佐士民樂輸者聽遂庀材鳩工其木與石之朽蠹者易之堅
緻者參用之經始於辛亥年冬越壬子年夏而工竣於是廟
建舊明倫堂所轉向而南明倫堂建在廟西啟聖祠建在廟
東向皆與廟並爽塏軒豁邃靚輝耀以暨門廡祠齋廡舍坦
墉靡不拓圉甃基飾有增無悉掃做陋而不煥之信足以永
奠吾夫子之靈已今天下郡縣皆有學有司第以春秋舉故
事至於學宮之備不備輒以財用出納之艱而循襲推諉之
侯泣沉江每事必為百姓植長利為地方樹遠業而尤銳意
翼序殫心竭力惟以新士類是務用侈而貲費不匱功集而
公私不驚豈非興起衰弛昭宣風化之盛典乎夫文教之昌

常德文徵

卷二

關乎氣運地靈之理才不_一言_一之在_一江_一沙_一川_一身_一毓_一秀_一汪_一涵_一
磅礴人文夙鬱而未宣侯今構飾殿庭因於天時揆於地紀
順於人心還舊吉於百年之上於以續豐麻振芳藻多士之
羣而升也將必有彪炳變出視古為烈者非侯孰能啟之後
之樂厥成而席庇者當知侯慮始之難造福之永哉侯名梓
山西泌州舉人工既成而沅人士介紹羅君徵予為記茲役
也協議而贊成其間則署教諭羅君一哲訓導龔君鉅典史
宗禮相吉而決其宜則楚澧之貢士劉君可賢咸效有勞併
勤之

李維禎 字本寧 京山人

鎮龍閣記

常德屬邑有龍陽者故爲索縣爲漢壽孫吳時以邑有龍陽山更今名地四周皆水控五谿而濱洞庭其北長江一瀉千里徑邑東有邱邈迤曰高坡若截江流上爲白華寺浮圖七級於形家殊利當是時也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稱富庶文獻國河岸魯善崩寺內遷浮屠圮猶以寶塔名河而士民業稍替矣比部曾公宦遊不遂而歸計之鄉大夫者老曰聞之王子晉山士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四者無一其能國乎相白華故址東三百步乞於太學地數十畝可建寺

常德文徵

卷二

七

而以不曠徹賦效爽鳩之木石衆皆敬諾郡邑以下願加一力有差先創閣閣高三十尺憑楹而望邑城郭宮室與金牛長山西竺梵林墨池仙蹟橘洲滄浪諸勝瞭然指掌酉水與江合爲石隄士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亦不散越閣中所奉大士莊嚴妙好劉定州任之其前廳三楹叅佛者於焉行禮閣右廳樹大隄碑閣外垣種木十章別爲屠蘇十笏於寺故址亦劉定州任之又議澹河如帶遶寺而置石櫃禦狂瀾建浮屠其上以還舊觀費且不貲比部行求四方能言之士發明其義既有端緒當有卒成之者而屬不佞識其大凡所重在閣閣以爲龍陽鎮故不言寺而第稱鎮龍閣

昔許汜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卑卑不足道韓昌黎言以言爲
家罷則無所於歸兩者皆譏比部歸田富不潤屋而拮据爲
通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度之天神則祥比之地物則義類
之民則則仁方之時動則順咨之前訓則正大從象小從文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且惓惓以俟後人倘所謂大
道之行天下爲公者耶彼愚公以殘年餘力思平太行王屋
傳諸子孫帝感其誠而令夸蛾氏負而厝之其說謬荒不經
然精誠之極通天地感鬼神理不盡誣是役也比部創非常
之原經之營之而鄉先生士民往助業已萬倍京城氏之孀
妻弱子通力合作適觀厥成豈非天助順人助信必應之符

常德文徵

卷二

六

哉工始於辛亥迄於丙辰爲特祠祀錢直指蔡右丞馮觀察
錢貳郡功最著者別有記諸姓氏爵里與財用出納之數別
有籍而不佞特記閣所緣起以告夫恥獨爲君子者好義終
事建無窮之基垂無窮之聞焉

袁宏道

字中郎
公安人

遊桃源記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

余旣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趨忽來盛稱花源一帶之勝余
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趨從陸是
夕會於河湫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

潭下而席之。迨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徹。樓閣闐闐。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此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邱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就枕。

由淶羅山至桃源洞

江上望淶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壓焉。從此一帶川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緗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立武宮。其巔宮甚。做道士迂於門。

常德文徵

卷二

七

指數奧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笏。皮白鬚照兩額。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裙。將揖之。未數步。趨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峯淡冶。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惟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淡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

雞一語遂以為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廬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皆黑是夕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

曉起揭蓬牕山翠拂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蕊穢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濤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於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

常德文徵

卷二

六

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組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為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猴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仙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牕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眾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峯上根銳而却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關門高廣畧倍山水如在鏡中一尤物也一客忽歎有若何繚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

沙磧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
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
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畧如西
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獐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
山舒而畦見水落而灘見爲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灘聲不
敢行遂泊於灘之碣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命小
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船頭相距纔里許榜
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江岸漁網溪橫蓄其趾遂得躍
波而出兩峯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
或欹側如墜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
常德文徵

卷二

九

方者獨當溪流之奧道古之極對百諸小峯亦有佳色爲之
佐妍四面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
慄數息乃得上旣登舟不忍別乃繞巖三匝而去石公日遊
仙源者當以涿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奧以
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
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
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起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
甚多要余再乘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

王

崇

永康進士總督
廣川貴軍務

七里橋記

聖天子龍飛 御宇特篤親藩肆榮王王於常德食歲萬石居
黃駕螭差擬 帝者尊榮富貴胥此焉極矣然王賢乃承奉左
右王者藝事 備物供好於王所者樸而則儼冠裳陳職於王
所者無小大 不恪宮中府中秩如也故天下之賢親藩者必
曰榮府云府 北七里許有巨河歲溢瀾瀾無際道衝諸省涉
者病之嘉靖 丁未余嘗爲楚叅知過此辰常固楚轄也則見
夫迎者導者 行呼唱者介而馳者擁而衛者負者隨者悉裸
以渡水中人 躋踰有倚而相者自搗植而索者頃之有需於
沙者需於泥 者浮者溺者余以出者號相救者泣相肩者譁
然雜出余顧 以葉航受與與諸涉者先後發見之益恐有虞

常德文徵

卷二

心日方午耳 既岸昃而燎舉何其濟之難歟是尙爲吾見者
耳矣其所不 見與先後吾者日不知其幾也是尙暑也而官
且爲之津焉 其難也乃爾若隆冬朝脛淫雨飛濤野渡爭舟
舟弗之勝也 落魚腹問諸其水濱者歲又不知其幾也廼者
皇上以湖廣 川貴百蠻亘數千里叵測易動簡廷臣在監諸
軍特授鉞總 三省得專生殺臣崇實承乏焉載命入楚復瀕
於前河是時 日既晡矣騶眾且十叅知矣余戚戚然向者之
渡而重難從 者之涉也顧候吏問曰水可涉乎曷勿危乎吏
報曰河業有 橋矣橋而南遠皆石矣余詫夫河若是其渙漫
也矧可橋自 橋距城府若是其窳窳且遙也孰能石說之乃

知府樂府宋元... 不橋三大券抵通衢竟七里至則穹然
高坦然則矣費不貲費不貲哉王捐金猶五百也其施乃
不博而濟乃不累乎夫中宦稱樂施者類侈爲禪林福地結
緣輪迴卽黃金斗高無益未有橋券砥衢惠此元元造無量
功德結見世緣者也昔賢良文學躋公卿都將相其志亦惟
欲濟無窮垂不朽善世不伐而已公卿將相而下卽有欲濟
衆也而不能無窮欲垂後也而不能不朽限於遇也今夫濟
者乘者之於是橋也衢也寧有窮耶朽耶苟充其善世當有
不自後夫公卿將相者充其不伐當有不自外夫賢良文學
者承奉其賢乎哉是可紀矣宋名貴爲右承奉相與贊王者

常德文徵

卷二

則左承奉郭名良也法得併書嘉靖三十七年撰

李時啓知常德府舊志失載

蔣侯鼎建迴龍閣碑記

沅江古安樂邑於常屬最稱簡細賦不及中州一巨室今上
鄉極之三年鄰黔爲震割楚之遼餉以給將士轉漕之役多
出於常沅應飛輓者倍於公旬而資送將俸之費亦倍上供
之額矣哀鴻靡集室罄如懸邑民嗷嗷不自保聚鉛槧之筆
且弗寧於薤粥余甫視郡事蹙額仰屋莫能爲計幸邑令蔣
君愷悌循良之澤素浹人心既爲之勸懲督發又爲之籲訴
蠲減士民之戀君真不啻愛子戀慈母雖疾痛號呼匍匐哀

苦而不忍遽離哺乳膝下也。已而果罷運民得來蘇會君留
秩荆二守將之所部謁余而請曰：下吏之令也，政理無足道，
獨愛民造士一念，孳孳難釋。夫沅僻處澤畔，自隋末建置迄
於沐浴國家文明久道之化，固儼然車書禮樂之區也。嘗試
按其地脈發源安益從龍陽之軍山渡水紆廻曲折開帳於
紅鷓嶺結頂於景星寺而後入駐爲縣治爲儒學爲宣聖之
殿宇湖光嶽艷山色蒼莽氣象軒爽豁人心目非若魁邱村
市荒落湫隘者比第民風雖淳樸而士習猶固陋加以逾年
昏墊值歲蘊隆大獲殊稀薪樵鮮儷說者謂邑治下沙從慶
歷以來洪水衝頽傾卸已甚地脈走泄靈氣不聚故邑之文

常德文徵

卷二

運民生遂爾未振余聞爽然避之積二歲俸錢粗了露臺之
料乃相基於縣學之左有地曰麥石窖鼎建廻龍臺一座度
木而闢之以天啟二年三月肇基以四年十二月訖工計費
二百餘金皆縮食所辦也閣坐良向坤視邑治學宮爲門戶
之鍵負洞庭之淼澤揖昭烈之遺城軍山金雞峯巒映照左
右奔趨踴躍而爭雄於欄檻之前厝以挽一邑散離之勢異
日徼惠地靈庶幾可以開斯文風氣而阜財解慍爲吾民永
賴乎至於春山競秀秋水澄滿雪夜花朝蘭芳芷嫩鷗鷺上
下漁歌隱躍可以醒逕客騷人之滯勃而發文豪韻士之靈
襟則又登樓佳話有難於盡言者昔崔灝題黃鶴樓太白開

不記岳陽樓子京分艷是皆爲楚文獻嗚矢也沅雖
陋唐子方常臨治焉士民至今侈談之以爲光寵下吏卽不
敢望唐叅政如范崔之業執事得無意乎余唯唯循牆謝不
敏曰余不肖何敢望二先生若夫令君加惠沅人所爲造福
發解之蹟不可以不記也夫自吏治之偷也官與民若陌路
參下者爲魚肉中者爲傳舍上者爲淪沫止矣平居不肯作
一錢事有急則百計圖卽就是真懇篤學實徵爲地方計長
久之者今君不愛厚糈創此傑閣以補沅邑數百年之所未備
而期士民之食報於異日可謂仁人君子矣卽使父母爲子
弟計門戶籌昌熾遠大之業其用心豈有過者沅之士庶於

常德文徵

卷二

三

登臨極目時顧瞻堂榭學不拜棠陰而思颯首乎形家之說
儒者所不論然公劉宅幽必陟嶽觀流相陰陽而度原隰周
公卜落左右輒筮得吉再而後定鼎聖人所爲民生慮至詳
悉也鼓吹休運光啟昌期有闕必先其應如響茲閣之建豈
直以撥勝賞心而已哉爾日西師遂大破賊將掃千餘年荒
穢而收以陽春吾僑吏民自此獲免於征繕君歸其於父老
子弟歌出車而賡獻歲大合樂以落成且書之曰鄰境已收
矣農可安隴士可安塾矣庶幾哉豐京抵而能榘幹以無負
令長富教之深心而收人傑地靈之瑞應甫田之詩曰曾
之稼刈茂如梁此康阜事也卷阿之詩曰藹藹士惟

使媚於天子此秦征事也有歸之詩曰自今以郊歲其
子有穀貽孫子於胥樂分則又將來無疆福事也君行矣大
守列眉而觀之將令君諱士綸西粵之全州人

國朝

陳

浩普安人任
長寶道

桃花源後記

客有聞蓬潭水者欲尋桃源故處里人指今洞在山流塞舟
無從入遂緩步陟入半迷所在四顧無間訖處嵌石少憩欲
返忽聞蹙蹙步履聲即視其人僅三尺許貌甚古客先通款
語請鄰貫具答鄉人世鄉姓居山中忘所自始更問逕指西

常德文徵

卷二

五

向有小溪隨灣曲尋入便至洞客喜謝行數武果聞淙淙聲
披草得細逕甚紆行里許水從空際落仰視逕通巖間鳥跡
羊腸益險窄荆棘藤蔓牽裾客愀然折荆撥蔓互側身仄趾
攀緣而登越山隈水流速谷中古木參橫柯葉交蔽無天日
光但流溪處皆白石隱隱可踐客睜目追尋又里許豁然洞
開平曠綠野村落井井望無涯際元鳥白鶴飛鳴上下雲霞
散綺出沒遠岫客心日爲之一爽循阡陌農夫耘鋤婦子鋤
銅紛紛往來笑語親密客自顧素昧平生雖相值媿然不
問久之即其叟欲悉風土狀叟皆避若訝異不欲接談客
蹢躅且饑甚尋見道旁有桃數株方垂實未熟掘

甘數咽而腹已果顧視田間別一溪澗洄如帶有不橋之水
立徘徊遠有扁舟順流下至乃樵薪者客呼曰此去通
于樵曰然汝欲附舟吾載之客遂欣然登舟樵以布衾作小
帆豎竿張之風颼颼然客坐舟尾蓬小如籠不能伸屈覺微
虜體而臥舳鼻良久樵拍其肩曰醒醒已至漳岸吾家住此
爾亦尋歸路客急起揉目四顧如漆遂匆匆作謝登岸依街
市燈影行數十百步得所寓處詰旦述質里人稱誕今洞無
此異致客始疑疇昔山中短人而怨同積薪載歸者

顧

字後蒼丹徒
人知沅江縣

代沅民募建竹屋記

卷二

三

沅負瘠自古無城郭宮室極盛時附縣居民不過二百戶經
逆氣蹂躪後僅成十之一今招徠安集甫有百餘戶比屋茅
茨棘扉無垣墉限隔祝融一怒凡擔石之儲鶉結之服盡付
劫灰民愚且懦既昧曲突徙薪之幾亦並不賈焦頭爛額之
勇殆燦原勢熾不可嚮邇惟袖手待燼而已子於乙丑秋受
事廉得其情夙夜祇懼戒民儲水注具鉤塹以時防捍民愚
不知奉令丙寅夏迅風東來熒熒不戒遂延燒數十戶父老
方追誦吾教而已無及矣子益夙夜惻念詢諸父老
聖貧不能辦再轉計易以竹父老蹙然向子曰噫
未易易也今沅民家不過榻一具飯不過

身軀寒無以衛風雪冬所食者糠覈麥米春所
饜飲者魚鱸藜蒿高田收薄而穀賤水鄉淵窮而魚稀朝不
課夕安能謀居往時或一年一火或基年再火惟是晝爾茅
省爾綯取材於山伐棘於林雖瘖手拮据不日可成故遠慮
不暇計而巢居且以安身若易以竹屋材則泛之益工則倩
之龍吾儕小人安能張空拳而興役余日噫嘻父老之語固
是然小民可與落成難與謀始狃於近習而闇於長計苟司
民者聽其因循而不爲之所強其所不能而不通之權宜則
災患不息而民益貧於是又詢謀於鄉士大夫且借籌於學
博鄒君計惟

常德文徵

卷二

三

費聽民自爲結構庶幾事易集而民不煩鄉士大夫皆欣然
起應曰唯唯某等旣切梓里又樂與同善敢不竭力以從事
於是上而官吏下而士民各捐有差訓導鄉士美董其出入
市民皆鼓舞歡欣不三月而通市竹屋遂煥然一新且有獲
以瓦者此亦一時權宜之計捍災禦患補葺之小術不得已
而用之若休養以裕其貧漸摩以化導其愚振作以鼓舞其
懦俾俗有維城之固而民享盤石之安端有賴於後之君子

朱永輝

字潤生秦州人知沅江縣

重修上瓊橋記

夫王者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爲民慮何其周以至乎

濱於洞庭離縣西南數百武爲上瓊湖春夏之交江水浩淼
浸灌於湖而中通一道以便往來原覆橋於湖之漚口上仍
名曰上瓊圯廢若干年矣余甫下車闕視見夫褰裳者比比
也慨然念曰斯地爲縣西南孔道其有事於縣者日時不輟
而胡乃令其病涉若是以受事之初先務爲急斯橋自可次
第以成耳越一年所竊慕古人治邑恆以文化爲先爰是首
事黌宮創立義學而斯橋未成且沅邑向江其江流之勢一
往不返居民常苦貧甚而堪輿家山水迴抱之理亦往往有
之余又富民念切又安問其理之有無也越一年於縣東數
百武特建水府廟然後一邑大勢稍有可觀而斯橋猶未成

常德文徵

卷二

三

厥後沅沅之暇謂可肆力於此無何兩署古索未幾復署中
梅未幾又署繡水因思代庖古索時曾於臨河之衝新創石
埠而任督修之責者則彼邑鄉耆蕭叟宗元其人頗明大義
篤忠信余雖久有志於斯橋而環沅邑百里汪洋而外盡爲
黃茅白草又安所得巨石而層疊之以爲不替之計遂走隸
持諭召蕭叟而語之故籌畫旣久乃以巨艘十餘挽舟逆水
數百里直抵西山計費百金得巨石千餘上下往返弗辭勞
瘁悉迤里運置於橋址之側而去夫一蕭叟耳而猶知爲善
之樂其人亦足取矣嗣余由澧陽歸沅正值江水泛溢及俟
消涸之候將從事焉而余又以衰病間發難於以治向

朝廷乞骸歸骨一切謝絕俱以俟諸後之君子旋復慨然曰
斯橋數年措置之而一旦隳棄之弗安也目覩斯民之厲揭
因有是舉而復令其病涉如故弗忍也今所弗給者鳩工之
資竟以數百里道所負之石委諸草莽乎用是愆息決計不
謀之士人不商之閭里雖無大慈悲一切如意之念而初念
則不衰雖無大菩薩具猛擔當之力而此力則未懈委可與
也書可售也畢一人之願以成千萬人之逸拮据卒瘁幾幾
乎冀斯橋之一成而竟成矣噫天下事亦安有不可爲者哉
余雖以退休處不必爲之時之勢且兼以不能爲之時之勢
無呼吸之權眾庶之助而竟成矣若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常德文卷

卷二

三

斯役也後之人知我罪我所不敢知也然則食君之食牧君
之民值乎時勢可爲而斷然必爲者其如斯橋者又安可數
計乎是爲記

楊鵬翱

字海亭三原人知武陵縣

積石壩碑記

朗江發源黔省凡二派一派出平越由都勻歷鎮遠思州至
沅州府先辰酉諸水入沅一派出銅仁由二酉山會辰漁淑
三水入沅沅以下穿巖越壑曲折行二千餘里勢如建瓴徑
常德城西南漢稱臨沅沅南蓋以此也其水直刷城根者二
壩曰楊泗廟曰沙窩楊泗廟石櫃不建則玉皇閣背之激波

沙窩之石壩不修則青草嘴之淤洲漸逼波激則勢
橫洲逼則流彌迅既橫且迅城勢難支矣此各大憲嘉惠地
方保固城隍合疏會

奏首策乎此也顧楊泗廟之石櫃工費甚鉅而沙窩之石櫃
用力亦不易歲壬子秋奉調蒞任武陵相度形勢查乾隆五
十五年前署令閔公重鑑暨桃源令鮑公振飛奉檄領帑經
修楊泗廟石櫃既牢固矣而沙窩之櫃殊嫌低小衝波激浪
犯壞不時心竊憂之方謀藏事適商民陳同春等翕然請曰
一日之勞百年之逸也常德城中不下十萬戶戶不下數十
人以朝廷數十萬生靈之命將城郭爲憑依以城郭數百年

常德文徵

卷二

五

莫安之謀賴石壩爲砥柱而幸荷申題得徵

俞允兼以賢侯仁心爲質體國奉公而不鼓舞告成其何以
爲斯民久遠之圖副

皇上付託之重乎余曰是吾心也乃命鳩工乃謀運石即經
修之舊櫃培而築之令其固增而加之令其高經費輸於民
會計主之官而督厥工程稱其廩餼則即委之商民首事者
而人擇以壬子十二月十二日開工至五十八年七月初
日而工竣計長二十七尺高四丈五尺有奇較前加長三
增高一丈五尺約費捐金三千三百餘兩既成請記
勒石以垂永久且昌言曰昔邑東沿江長隄昔

石禮而年久傾圮邑人患之餘姚翁公疇咨募修至今人
稱翁公隄與考工之堰右史之渠並傳不朽事載翁公本傳
中吾侯此舉因民之利莫民之居建不拔之基溥無疆之利
朗水猶流此德弗泯數歲以後輿人寤思作為歌謠陳之
天子而書之史氏安見楊公之壩不追配翁公也乎余曰有
是哉是諸上憲之恩也爾眾商民之力也余何有焉遂鐫諸
石

常德文徵

卷二

三